



羣書治要

十九  
井 闕

和装本

ワ 4

6314

10



門 74  
號 6314  
卷 10

107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345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  
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  
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舊無左  
字補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  
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  
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  
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  
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  
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闇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舊無少  
傳二字  
補之

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舊無俗  
字無儀  
之字皆補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  
父兄任為郎率  
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  
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  
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  
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

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死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  
一而稅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緋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座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

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  
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  
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  
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  
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  
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  
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  
孝悌，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  
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

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為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

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

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

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

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

姓下舊  
有家字  
刪之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

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

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

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

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羣書治要 卷之十九 十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  
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  
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  
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

如漿視肉  
如霍也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漢名  
奴為

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  
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

及汝昌侯傅商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  
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  
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  
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舊無宜字補之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為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  
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  
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  
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  
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  
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  
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  
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  
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  
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  
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  
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

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

舊無上  
曰至何  
道九字  
補之

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為清，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

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

下無金張之託。

金日

碑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也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為司隸校

舊無豐上書之豐補之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

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良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

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  
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  
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  
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  
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  
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  
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  
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  
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  
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  
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  
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  
陛下留神省察，上廼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舉過揚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耻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為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揚非善  
作諷誨  
譏作試  
下一字  
改之



共舊作  
其改之

吾作予

知則衆共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  
 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盡理、則以爲  
 專心、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  
 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  
 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上、不  
 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  
 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  
 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  
 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  
 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  
 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  
 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  
 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  
 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  
 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  
 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  
 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  
 政、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  
 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  
 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  
 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遯，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

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裡，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舊無常  
字補之

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  
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  
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卽位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  
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  
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  
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  
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  
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  
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  
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

舊無下  
望之二  
字補之

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為之涕泣  
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藏書田

